

第五十四章 協律郎獨占花魁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牛欄街殺人事件發生後，範閑一直在思考某些問題，藤子京已經下鄉療養去了，不知道會不會留下殘疾，而死去的三名護衛，家眷也得到了足夠的撫恤，甚至連朝廷相關司部都發了嘉獎令。護衛們埋葬在京郊範族的族墓裏，範閑如果能夠離京，自然要去祭拜。

血淋淋的事實教育了他，在這個世界上生存，並不是風花雪月而已，自然也不僅僅是請客吃飯，所以他需要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力量，比如王啟年，比如範思韋，比如自己的武道修為。

如今在京都，他將自己冥想修煉的時間從中午調到了晚間，每每半夢半醒中，總感覺身體腰後雪山裏的真氣就像是一泓溫水，十分舒服地衝洗著自己身體裏的每一處，隱隱約約間，似乎這股真氣的數量與密集度都有了某種程度的提高。

對於自己當時能夠在兩名女刺客的騷擾下，還能殺了那位八品高手，範閑始終感到有些不可思議。他查過藤子京等護衛的真氣流動方法，發現這個世界上沒有誰與自己的練功方法是一樣的。這個認識並沒有讓他感到絲毫驚慌，既然自己能靠著細長匕首與袖弩殺死越級殺死八品高手，那就證明自己的真氣是很管用的。

他與這個世界的武道修行者不一樣，頭腦裏沒有所謂品級之間牢不可破的概念，大漢的那一攤血淋淋的下水證明了他的想法，隻要你夠狠夠準，就算是五大宗師又如何？

隻是霸道卷的第二冊始終沒有進展，範閑地目光落在很隨意扔在房間角落裏的那隻箱子上。來京都後，似乎將母親留給自己的這物事給忘了，看來什麼時候得去找找鑰匙去。

刺客事件的重要疑犯司理理還沒有押回京都，一道旨意卻像道閃電般劃過了京都地上空。這份從深宮之中頒出的旨意。是關於範閑的。在日前的背景下，這道旨意的內容顯得格外與眾不同。

“奉天承運，皇帝詔曰……”聽著麵前這個太監嘴皮子不停翻動著，卻聽不清楚是什麼東西。跪在範府大堂的範閑很害怕麵前這個太監的唾沫會吐到自己臉上來，愁眉苦臉地看著麵前越來越濕的青磚。

聖旨終於念完了，在柳氏的提點下，範閑照規矩做足，呼完萬歲再謝恩，將聖旨收下，柳氏又毫無煙火氣地遞了張銀票過去。那太監才心滿意足地走了。

“這玩意兒放哪兒？”範閑捧著手上的聖旨，問柳氏，“總不能老捧著吧？”

柳氏笑著接了過來：“雖說府裏經常接旨。但也不能說玩意兒，府裏有專門地房間供放。”最近這些天，範閑與柳氏之間保持著微妙的、表麵的和諧，這是時勢所造，但雙方都不知道日後又會怎麼樣。

“說老實話。我也是學過經文地人，但怎麼就聽不明白先前那公公講了些什麼？”回到自己的臥房裏，範閑重新包紮了一下右肩的傷口。看著坐在桌旁似笑非笑望著自己的妹妹。

“戴公公是江南餘佻州人，說話口音一向難懂。不過這些年時常來府上宣旨，我倒能聽明白些。”

範閑趕緊問道：“聖旨說了什麼，為什麼是頒給我的？”

範若若抿唇一笑，沒有直接回答，反而說道：“其實宮裏這十幾年一直對家中有賞賜，雖然父親地爵位一直被壓著沒有升，但是我與弟弟，甚至連柳氏都各有封賞。現在看來，也輪到哥哥了。”

範閑這些事情是知道的，連範思韋那個小東西，都有了個恩騎尉的封號，但事涉自己，不免有些好奇：“我可是沒有歸宗認祖地角色，這宮裏就算賞賞，也沒什麼名頭吧。”

“對啊，所以這次陛下的旨意，隻是說上次的事件中，你擊斃了敵國探子什麼的，與國有功，特加封太常寺協律郎。”

“太常寺協律郎？”範閑的聲音大感吃驚，太常寺是掌宗廟祭祀的地方，協律郎這個官職雖然隻是八品官，但可以

隨意出入慶廟。自從與林婉兒相認之後，他也時常在猜上次在慶廟祭祀的貴人究竟是什麼身份，既然是婉兒的親長，而婉兒又是自幼在宮中長大，看來那位貴人一定是宮中的某位大人物，說不定就是太後或者長公主，隻是前些日子夜裏探望婉兒，知道她本就憂愁於婚事之後地利益衝突，所以刻意忍住沒有相問。

難道說這道？意...其中蘊含著某些意思？範閑皺眉想著，如果那位大人物能說動皇帝陛下這麼一道旨意，是想點明當日慶廟之事，那她是存著什麼念頭？是示好？還是示威？

範若若見他愁眉苦想，終於忍不住笑了起來，指著哥哥說道：“哥哥啊，真是什麼事情一牽涉到你自己，你就糊塗了...這太常寺協律郎...是每位郡主駙馬成婚前一定要擔當的官職啊。”

範閑恍然大悟，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起來，看來這門婚事終於定了。他接著想到，因為受傷的原因已經好多天沒有去皇室別院，想來婉兒知道自己遇刺的事情後一定會很擔心，不知道病情有沒有加重??會擔心嗎？範閑忽然覺著有些困惑，那個冰雪般的女子，卻偏偏有那樣的母親，那樣的父親。

“昨天請妹妹幫我去那裏，信遞過去了嗎？”他壓下心中的淡淡不安，問道。

範若若寧靜回答道：“去了，嫂嫂聽哥哥的話，又說通了那個大丫環，現在天天偷著吃好的，身體養的不錯，就是聽說哥哥遇刺後，有些擔心，不過昨天太匆忙，又有葉

葉靈兒在邊上，所以沒辦法寫信過來。”

範閑歎了一口氣，沒有說什麼，範若若是這個世界上最了解範閑的人，一聽他歎氣就知道他在煩惱什麼。

“羅密歐與朱麗葉。”若若小時候就聽過哥哥講過這個愛情故事，一直記到了現在，微笑著鼓勵他，“哥，你說過人是要勇於追求幸福的。”

範閑十分感動，將妹妹抱入懷中，拍拍她略顯瘦削的後背，說道：“放心吧，那兩個家夥是一個喝毒藥死的，一個是用短刀自殺，但你哥我是專門配毒藥玩短刀的，太不一樣了。”

“傷好了些嗎？”看著躍窗而入的少年郎，林婉兒心疼地讓他躺到\*\*，埋怨道：“身子這個模樣，還過來做甚？”

範閑愁苦著說道：“擔心你擔心我。”

林婉兒心頭一暖，聽明白了這兩個擔心，將自己的茶杯裏殘茶倒去，沏了些新的，送到他的唇邊，幽幽說道：“我聽你的，這些日子一直好好照顧自己身體，你也要好好照顧自己身體。”

範閑單手接過茶杯，吹拂開上麵的白霧，溫柔說道：“郡主怎麼能服侍人呢？”

林婉兒咬著下唇氣道：“再氣我，我就將你趕出去。”

“舍得嗎？”範閑壞壞笑著望著她。

...

“我決定了，成親之後，我們去蒼山的別院過冬。”範閑半靠在\*\*，看著身旁正滿臉擔心望著自己的未婚妻，微笑著說道：“那裏對你的病有好處，而且相信在那之前，費介老師也應該回到了京都。”

“別光想著我了。”林婉兒咬了下嘴唇，白白的牙齒在紅紅的唇上看著很可愛，“以後再出這種事情可怎麼辦？”

範閑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深夜潛入這閨房，別院裏的侍衛真是有夠噏的，居然一次都沒有發現，更不知道這一對未婚夫妻如今早已是熟稔如此。關於這件事情，範閑也有足夠的驕傲，試想這等於皇宮之外的小皇宮，史上有哪位偷香賊能偷到自己這種程度的？

“還能出什麼事兒？北齊又不是傻子，既然這次已經露了餡，下次再用同樣的手法，朝廷也不會上當。”

林婉兒憂愁說道：“怕就怕朝廷裏麵有些人，正因為以後再行刺也有北齊人當幌子，所以才敢肆無忌憚地對你下手。”

範閑早就知道自己是未婚妻是個聰明人，而且她從小在皇宮裏長大，雖然有太後疼著，但畢竟身處的環境異常複雜，所以對於官場上的事情倒比自己明白些。此時聽她一說，微笑著抬起她的軟乎乎的下巴，捏了一捏，說道：“放心吧，我堅信自己是這個世上運氣最好的人。”

林婉兒覺著頷下癢癢的，心中對這般親膩的動作是又歡喜又緊張，頓時兩抹紅色在她雪白的肌膚上顯了出來，趕緊推開範閑的手，有些不好意思說道：“人總不能靠運氣過日子啊。”

範閑最喜歡看她這種羞答答的模樣，取笑道：“我已經運氣好到有了你。”“有我...很重要嗎？”林婉兒微微垂著頭，從這個角度望過去，長長的睫毛正在微微顫動，顯然有些緊張。

“很重要。”範閑將她摟入懷中，他不是一個很擅長說情話的人，所以也有些緊張，笨拙無比地試圖尋找對方的唇瓣。

林婉兒被他抱著，隻覺著一股男子氣息撲麵而來，不由身子有些軟了，無力地倚在他的胸前，一轉頭輕聲說道：“到底是誰想殺你呢？”

這一轉頭，卻恰巧避過了範閑的狼吻，範閑心頭好不惱怒，再聽著這問題，更是心中微涼，抱緊了懷中柔軟的身軀，雙手在她的背上無意識滑動著：“別管了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